

荀子箋釋

口 13
3006
1

善庵朝川先生校閱

荀子箋釋



序

荀子生孟子之後。最爲戰國老師。太史公作傳論次諸子。獨以孟子荀卿相提並論。餘若談天雕龍炙轂。及慎子公孫子尸子墨子之屬。僅附見於孟荀之下。蓋自周末歷秦漢以來。孟荀並稱久矣。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貴玉賤珉。亦與法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卽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儀。出哀公篇之首。則知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尙多。而本書或反

缺佚。愚竊嘗讀其全書而知荀子之學之醇正文之博達。自四子而下。洵足冠冕羣儒。非一切名法諸家所可同類共觀也。觀於議兵篇對李斯之問。其言仁義與孔孟同符。而責李斯以不探其本而索其末。切中暴秦之弊。乃蘇氏譏之。至以爲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然則陳相之從許行。亦陳良之咎歟。此所謂欲加之罪也。荀子在戰國時。不爲游說之習。鄙蘇張之縱橫。故國策僅載諫春申事。大旨勸其擇賢而立。長若早見。及於李園棘門之禍。而爲厲人憐王之詞。則先幾之哲。固異於朱英策士之所爲。故不見用於

春申。而以蘭陵令終。則其人品之高。豈在孟子下。顧以嫉濁世之政。而有性惡一篇。且詰孟子性善之說。而反之。於是宋儒乃交口攻之矣。嘗卽言性者論之。孟子言性善。蓋勉人以爲善。而爲此言。荀子言性惡。蓋疾人之爲惡。而爲此言。要之繩以孔子相近之說。則皆爲偏至之論。謂性惡則無上智也。謂性善則無下愚也。韓子亦疑於其義。而爲三品之說。上品下品。蓋卽不移之旨。而中品則視習爲轉移。固勝於二子之言性者矣。然孟子偏於善。則據其上游。荀子偏於惡。則趨乎下風。由憤時疾俗之過甚。不覺其言之也。

偏然尙論古人當以孔子爲權衡過與不及師商均不失爲大賢也此書自來無解詁善本唐大理評事楊倞所註已爲最古而亦頗有舛誤向知同年盧抱經學士勘核極爲精博因從借觀校士之暇輒用披尋不揆禱昧閒附管窺皆正楊氏之誤抱經不我非也其援引校讎悉出抱經參互攷證往復一終遂得歲事以墉譎陋誠不足發揮儒術且不欲攘人之美而抱經頻致書屬序因舉其大要略綴數語於簡端竝附者書中所未及者二條於左云

乾隆五十一年歲在丙午六月既望嘉善謝墉東墅

甫題於江陰學使官署時年六十有八

荀卿又稱孫卿自司馬貞顏師古以來相承以爲避漢宣帝諱故改荀爲孫考漢宣名詢漢時尚不諱嫌名且如後漢李恂與荀淑荀爽荀悅荀彧俱書本字詎反於周時人名見諸載籍者而改稱之若然則左傳自荀息至荀瑤多矣何不改耶且卽前漢書任敖公孫敖俱不避元帝之名驚也蓋荀音同孫語遂移易如荆軻在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又如張良爲韓信都潛夫論云信都者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或曰申徒或

勝屠然其本一司徒耳。然則荀之爲孫正如此比。以爲避宣帝諱當不其然。漢志孫卿子三十二篇。隋志則稱十二卷。漢志又載孫卿賦十篇。今所存者僅禮知雲蠶箴其末二篇無題。相其文勢其小歌曰以下皆當爲致春申君書中之語。而國策於曷惟其同。下尚有詩曰上帝甚神無自瘳也。韓詩外傳亦然。此九見卓識。今本文脫去而其謝春申君書亦不載。楊氏注亦未之及。此等似尙未精審也。

荀子校勘補遺

卷一

勸學篇 南方有鳥焉。節注說苑客謂孟嘗君曰。鷦鷯巢於葦苕。箸之以髮。案說文有箸無著。箸但訓飯歛。無形著及繫著義。或本有著字而誤脫。亦未可知。然古書如周語大夫士曰恪位箸卽位著也。列子仲尼篇形物其箸以箸爲著明也。趙策智伯曰兵箸晉陽三年矣。以箸爲傳著也。世說新語一書皆以箸爲著。以故六書正譌謂箸字多有假借用者。別作著。非今校此書凡宋本作著者仍之。其他卷作著字者。

卽不改。非必古之盡是。而今之皆非。以待夫通人之
自擇焉耳。所引說苑見善說篇。作著之髮毛。建之女
工不能爲也。末句作其所託者使然也。餘與此同。
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注滫。溺也。案高誘注。
淮南人間訓云。滫。臭汁也。意亦相近。
終乎讀禮。注禮。謂典禮之屬也。典禮疑當是曲禮
之誤。

脩身篇。莫神一好注。一好。謂好善不怒惡也。案
俗本不怒惡作不好惡。今從宋本作怒。元李冶古今
難所引正同。

其遠思也早。遠思疑當是遠患。

卷二

不苟篇。擬於舜禹。宋本各舊本俱作禹舜。今從
元刻。

其誰能以己之漹。漹。注漹。盡。謂窮盡明於事。案漹
盡也。本說文此脫也字。

榮辱篇。孝弟原慤。鞠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注鞠
與拘同。拘錄。謂自檢束也。案淮南子主術訓人之
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兩者爲本而加之以勇力。辨
慧捷疾。劬錄正。與此鞠錄疾力語相似。鞠錄蓋勞身

苦體之意。孝弟原慤以行言。輒錄疾力以事言。楊訓為拘錄非也。

君子安雅。注正而有美德者。謂之雅。詩曰。弁彼鸞斯。歸飛提提。雅烏也。案楊引詩之意。當以提提為安舒之貌。與魏風好人提提之義同。鄭注禮記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云折折。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蓋折折與提提音義竝同。鳥之飛以安舒而得雅名。故舉以為況。然亦太迂曲矣。

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注道語謂非常之事。取以自比也。注道語下。當有也怪二字。文脫耳。

陋者俄且僂也。注僂與攔同。猛也。方言云。晉魏之間。謂猛為攔。陋者俄且僂。言鄙陋之人。俄且矜莊有威儀也。案注陋者俄且僂之上。當本有或曰二字。

卷三

仲尼篇。信而不忘。處謙。各本無忘字。惟宋本有作不忘。處謙下解未嘗不可通。但注讀謙為嫌云。不處嫌疑間。則忘字衍。當去之。

卷四

儒效篇。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注不自欺。入案宋本作內不自以誣外。外不自以欺。內但與注不

云能則必為亂注云能自言其能案楊氏注非十
二子篇無能而云能下即作此語固當在此處似未
安此云能當如易繫辭傳之云為亦不必分口之所
言身之所為蓋云有旋轉運動之義云能二字必當
時有此成語蓋即營幹之意若依此注則於下文云
能則速成更難強通

卷五

王制篇相地而衰政注政或讀為征案齊語正
作相地而衰征韋昭注云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

以差征賦之輕重也

卷六

富國篇數以盆鼓注謂數度以盆量之也注以
盆下亦當有鼓字各本皆脫
若撥糴注今河間以北煮種麥賣之名曰糴案此
本鄭康成周禮籩人注彼種字作種此注宋本元刻
俱作種種種二字古今互易此種麥依古義正種麥
耳

卷七

王霸篇是憚憚非變也注憚與坦同隨巢子曰有
荀子校勘補遺
四嘉善謝氏

陰而遠者。有憚明而功者。杜伯射宣王於畝田。是憚明而功者。據古憚與坦通。案注引隨巢子憚明以爲卽坦明之證。則本作憚字無疑。而俗間本兩憚明字俱作坦明。非也。今竝改正。
欲調壹天下。制秦楚。注荀卿在齊。楚秦天下彊國。故制之者也。者疑是首字。蓋以秦楚天下彊國。故首欲制之。如孟子撻秦楚。朝秦楚。亦每以秦楚爲言。佻其期日。注佻與徭同。緩也。注當云佻與宛同。案爾雅云宛肆也。古書宛字皆訓寬肆。不當作徭。

卷八

君道篇 愿慤拘錄 案榮辱篇作拘錄。注謂拘與拘同。蓋據此文。然吏材非僅取愿慤檢束而已。必將取其勤勞趨事者。則作劬錄義長。

卷十一

彊國篇 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注戰國策莊辛諫楚襄王曰。蔡聖侯云云。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于宣王。云云。史記曰。蔡侯齊爲楚惠王所滅。莊辛云。宣王與史記不同。案蔡無聖侯。吳師道謂當作靈侯。或者古通稱歟。鮑彪云。昭十一年。楚子誘蔡侯般。殺之於申。經傳不書子發。蓋使子發召之。楚子靈王若。

宣王蔡滅八十年矣。淮南道應訓子發伐蔡。踰之。宣王郊迎。人閒訓。又言獲罪。威王者皆失考也。今案鮑吳之說。以爲楚靈王。然誘之與伐。其事不同。闕疑可也。

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注。詩大雅版之篇。案今詩作板。爾雅釋訓作版。二字古通用也。章懷注。後漢書董卓傳。論李善注。劉孝標。辨命論。引詩皆作上帝版版。

其服不挑。注。挑偷也。案周語。郤至。挑天。說文。引作挑。天是挑與桃同。

卷十三

禮論篇。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注。謂大夫有菜地者。菜俗閒本作采。宋本元刻皆作菜。案諸經正義中亦多作菜字。白虎通京師篇。凡三見皆作菜。後漢馮魴傳。食菜馮城。是以匡謬正俗云。古之經史采菜相通。

卷十五

解蔽篇。乘杜作乘馬。注。呂氏春秋曰。乘馬作一駕。案呂氏春秋勿躬篇作乘雅作駕。一本乘雅作乘持疑持爲杜字之訛。

卷十六

正名篇。辨執惡用矣哉。注言但用此道馭之不必
更用辨執也。辨說謂說其所以然也。以注末釋辨
說觀之則正文辨執乃辨說之訛。注執字亦當作說。
下文屢云辨說則此之爲誤顯然。蓋因上有臨之以
執語而誤涉耳。

卷十八

賦篇。璇玉瑤珠不知佩也。此章在遺春申君書
後。此書但載其賦而不載其書。今以楚策之文具錄
於此以備考焉。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鄘。
吳師

道曰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
籍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
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鮑彪曰史言孫
子春申君死而
貧困家蘭陵不言之趙然卿書有趙以爲上卿後語
與趙孝成王論兵而史不言失之
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
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
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
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
謝曰癘人憐玉韓詩外傳四作
此不恭之語也雖然
吳師道曰一本此下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弑死
有古無虛諺四字
校力甫貴
嘉善謝氏

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已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外傳作春秋之志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

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弑死亾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綈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外傳所載賦與荀書略同，嘉字依兩書皆作喜。帝甚愜，無自瘵焉。

卷二十

哀公篇 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案楊注王伯篇云：而為皆語助也。又攷齊策，管燕謂其左

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鮑彪注而辭也。以而字作語辭亦可。然訓能語更順。高誘注呂氏春秋去私篇。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又注士容篇。柔而堅。虛而實。皆訓而爲能。其注淮南也亦然。易屯象。宐建侯而不寧。釋文而辭也。鄭讀而爲能。然則此焉而正當讀爲焉能不可易矣。

荀子讎校所據舊本并參訂名氏

影鈔大字宋本

元刻纂圖互註本

此乃當時坊間所梓脫誤差舛不一而足然正以未經校改之故其本真翻未盡失書中頗多採用

明虞氏王氏合校刻本

明世德堂本

明鍾人傑本

有評點注刪節

江陰趙曦明敬夫

金壇段玉裁若膺

海寧吳騫槎客

吳縣朱奐文游

江都汪中容夫

餘姚盧文弨紹弓

嘉善謝墉金圃輯校輯諸家之說并附所見上皆增一圓圍以別於楊氏之注

其引用各書不具列

即與方王力合外校本

大書中諸家別

其本與謝墉金圃本不一而異

潔檢大字宋本

荀子輯校謝墉金圃本并冬諸家別

荀子序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于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于戰國於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入盈城談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爲宗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爲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

要敷陳往古。拑挈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眞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竊以末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黃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氏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註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則愜心。文舛則忤

意。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鄙思。敷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不廣。或取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徵諸方言。加以孤陋寡儔。愚昧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先賢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繁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爲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爲荀卿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

十二月也

○傳習不絕俗間本作傳誓不絕申托宋本

原作荀卿子與諸書所引合

荀子新目錄

第一卷

勸學篇第一

修身篇第二

第二卷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第三卷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第四卷

儒效篇第八

第五卷

王制篇第九

第六卷

富國篇第十

第七卷

第七卷

王霸篇第十一

第八卷

君道篇第十二

第九卷

臣道篇第十三

致仕篇第十四

○劉向元目亦作致仕其當篇皆作致士當由古仕與士

本通也

第十卷

議兵篇第十五

第十一卷

彊國篇第十六

天論篇第十七

第十二卷

正論篇第十八

第十三卷

禮論篇第十九

第十四卷

樂論篇第二十

第十五卷

解蔽篇第二十一

第十六卷

正名篇第二十二

第十七卷

性惡篇第二十三

君子篇第二十四

第十八卷

成相篇第二十五

賦篇第二十六

第十九卷

大略篇第二十七

第二十卷

宥坐篇第二十八

子道篇第二十九

法行篇第三十

哀公篇第三十一

堯問篇第三十二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九
卷之三十



荀子卷第一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勸學篇第一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

之而寒於水○藍○以喻學則才過其本性也○青取之於藍從宋本困學紀聞所引同元刻作青

出之藍木直中繩輅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

復挺者。輾使之然也。輾屈槁枯。暴乾挺直也。晏子春秋作不復羸矣。○暴舊本作暴。

非說文一作暴晞也一作暴疾有所趣也顏氏家訓
分之亦極明今此字注雖訓乾然因乾而暴起則下

當从本。案考工記輪人槁作𦵏。鄭注云。𦵏。𦵏暴。陰柔。後必槁。滅。𦵏革暴起。釋文。步角反。劉步莫反。一音蒲。

報反又注羸舊本訛作羸案羸緩也今據晏子雜上篇改正亦作羸故木受繩則直金

荀子

勸學篇

一

嘉善謝氏

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已。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參三也。曾子曰。日三省吾身。知。讀爲智。行。下孟反。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大。謂有于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有于越。猶言於越。呂氏春秋。荆日吳邑也。貉。東北夷。同聲。謂啼聲同。貉。莫革反。案于越。宋本作干越。今從元刻。與大戴禮同。注於越。舊作吳越。訛。所引呂氏春秋。見知分篇。次非。俗本作飲飛。唯宋本與呂氏同。呂氏。干越。作干遂。淮南同。注干音寒。國策作干隧。然楊氏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自作于越。故以於越爲釋。靖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雅。靖謀介。助景大也。無恆。安息。戒之。不使懷安也。言能謀恭其位。好正直之道。則神聽而助之。福。引此詩。以喻

勤學

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爲學則自化道。故神莫長焉。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足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絕。能善。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皆以喻言與眾人同也。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蒙鳩。鷦鷯也。苕。葦之秀也。今巧婦鳥之巢。至精密。多繫於葦竹之上。是也。

蒙當為蔑方方言云鷦鷯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
蔑雀或曰一名蒙鳩亦以其愚也言人不知學問其
所置身亦猶繫葦之危也說苑客謂孟嘗君曰鷦鷯
巢於葦苕著之以髮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若折卵
破者何也所託者然也○案蒙鳩大戴禮作蛟鳩方
言作蔑雀音義近楊云當為蔑似非箸張略
與蟻蟻音義近讀如芒蒙蛟蔑一聲之轉皆謂細也蒙
切俗間本多作著今從宋本與說文合
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
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
本草藥名有射干一名烏扇陶弘景云花
白莖長如射人之執竿又引阮公詩云射干臨層城
是生於高處也據本草在草部中又生南陽川谷此
云西方有木未詳或曰長四寸即是草云本誤也蓋
生南陽亦生西方也射音夜○注烏扇宋本與本草
同元刻作鳥翼廣雅烏蕤射干也蓬生麻中不扶而
直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

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
蘭槐香草其根是為芷
也本草白芷一名白芷
陶弘景云即離騷所謂蘭芷也蓋苗名蘭芷根名芷
也蘭槐當是蘭芷別名故云蘭槐之根是為芷也漸
漬也染也滫思酒反○案蘭槐之根大戴禮作蘭氏
漸子廉反滫思酒反○案蘭槐之根大戴禮作蘭氏
之根懷氏之苞晏子作今夫蘭木三年而成說苑雜
言篇同又案滫人泔也說文廣韻訓皆同又晏子雜
上篇作湛之苦酒苦讀如良苦之苦義
皆相近楊氏乃訓滫為溺未見所出
故君子居必
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
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
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
凡物強則
以爲柱而
約急柔則見束而
邪穢枉身怨之所構
亦所自取
薪若一火就燥也
布薪於地均若一
平地若一水就
火就燥而焚之矣
荀子
卷一
勸學篇
三
嘉善謝氏

溼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類也。疇與儔是
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所謂召
射侯也。樹成蔭而眾鳥息焉。醯醢而蛄聚焉。則慕之
正鵠也。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福禍
如此。不可不慎。所立。即謂學也。○積土成山。風
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
聖心循焉。○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故不積跬步。無
以至千里。○宋本。循作備。與大戴同。故不積跬步。無
大戴同。元。○驥驥。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言駑馬十
刻作江河。驥驥。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言駑馬十
亦及駑驥之一句。○案。不能十步。十當作千。玉篇引大
當同。疑脫一句。○案。不能十步。十當作千。玉篇引大

戴禮驥驥。一躍不能十步。今大戴禮。步作里。此千作
十。皆是譌字。里海為韻。步舍為韻。古音如是。晉書虞
溥傳云。剡而舍之。朽木不知剡。功在不舍。此句當
而不舍。金石可虧。亦是韻語。功在不舍。連上文
鏃而舍之。朽木不折。鏃而不舍。金石可鏤。言立功在
與捨同。鏃。刻也。苦結反。春秋傳。螾無爪牙之利。筋骨
日陽虎借邑人之車。鏃其軸也。螾無爪牙之利。筋骨
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螾與蚓同。蚯蚓
上。宋本有蚯蚓三字。今從元。刻。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蠘之穴。
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跪。足也。韓子以朋足為朋。跪
文云。蟹六足。二螯也。○案。說文。蠘。有八足。是故。
大戴禮亦同。此正文及注六字。疑皆八字之訛。是故。
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
之功。冥。冥惛惛。皆專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
之功。冥。冥惛惛。皆專

爾雅云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交道四出也或曰衢道兩道也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交道四出也或曰衢秦俗猶以兩爲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兩衡古之遺言歟曰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兩與大戴同元刻無騰蛇無足而飛爾雅云騰蛇郭霧而遊梧鼠五技而窮梧鼠當爲鼯鼠蓋本誤爲鼯其中也梧鼠五技而窮字傳寫又誤爲梧耳技才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如騰蛇專一故窮五技謂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案本草云螻蛄一名鼯鼠易釋文及正義皆引之崔豹古今注亦同螻蛄與梧音近楊說似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詩曹風篇毛云尸鳩鵲也尸鳩之養七子旦從上而尸鳩從下而上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執義亦當如尸鳩也○注鵲鞠元刻作枯鞠毛傳作枯鞠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知何代人善鼓瑟者不魚也列子云瓠巴鼓琴鳥舞魚躍○流魚大戴禮作沈魚論衡作鱣魚鱣亦與沈音近恐流字誤韓詩外傳作潛魚或說流魚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伯牙古即游魚古流游通用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之書鼓琴者亦不知何代人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漢書曰乾六車坤六馬白虎通曰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曰天子駕彫軫六駿駁又曰六玄蚪之奕奕齊騰驤而沛艾仰首而秣聽其聲也○駕彫軫元刻與今文選同宋本故聲無小而聞行無隱而不形形謂有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枯岸學惡乎始惡乎終問假設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數術謂詩書禮也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之義謂學典禮之屬也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之義謂學嘉善謝氏

多通。○李善注文賦引埤蒼云：「嘈呼聲兒，呼與嘖及嘖同。」才易反。荀子上句謂其躁，此句謂其多言。下文云：「如嚮則不問，不問不告，問一不告二。」傲非也。嘖非也。君子如嚮矣。如嚮與響同聲。學莫便乎近其人。謂賢禮樂法而不說。有曲說也。詩書故而不切。詩書但論先王故於人故曰學詩三百使春秋約而不速。文義隱約，近於四方，不能專對也。使人速曉。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當其人習說之時，則尊高而徧。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學之大經，則隆禮為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

儒而已。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為臣，其主安重釋辭，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為語助。或方言耳。特猶言直也。雜識志，謂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也。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直學將雜說，順詩書而已，豈免為陋儒乎？言不能通變也。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在禮所出皆若挈裘領，誦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言禮亦綱領挈舉也。誦與屈同。頓，挈也。順者不可勝數，言禮皆順矣。○頓，猶頓挫，提舉高下之狀。若頓首然。注挈也。疑誤。順者不可勝數，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道言言全表之，毛皆順矣。猶以指測河也。以戈春黍也。以錐殮壺也。○殮，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同餐。

雖察辯散儒也。散謂不自檢束莊子問梏者勿告也。以不材木為散木也。問梏者勿告也。梏與苦同惡也問梏謂所問非禮義也凡器物堅好者謂之功脆曰苦故西京賦曰齋良難苦史記曰器不堅曰功脆曰苦讀為沽儀禮有沽功鄭玄曰沽麤也。告梏者勿問也說梏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道不至故不接。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致極也此謂道之致也。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傲亦戲傲也論語曰可與言而不可與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今從元刻與呂東萊讀詩記所引同。

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詩小雅采芣之篇匪交當為彼交言彼與入交接不敢舒緩故受天子之賜予也○案匪亦有彼義左傳襄廿七年引詩桑扈匪交匪敖成十四年引匪彼也匪舒宋本與詩攷合元刻及讀詩記所杜注匪彼也匪舒宋本與詩攷合元刻及讀詩記所引皆作匪舒此段自昔者瓠巴鼓瑟起至此皆論為學之效與為學之要未亦引詩以證之應為一節宋本分段頗不明今更正白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謂善御全不能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通倫類謂雖以其等倫比類而通之謂一以貫之觸類而學也者長也一仁義謂造次不離他術不能亂也。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人也。或善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盜跖柳下季之弟聚徒九千人於太山之傍侵

諸侯孔子說之而不入者也。○案柳下季在魯，
僖公時與孔子年數懸遠，莊子所載亦寓言耳。全之，
盡之，然後學者也。學然後全盡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
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之使習禮樂詩書，思索以
通之。思求其爲其人以處之，爲擇賢人，除其害者以
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
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是猶此也，謂
謂正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
道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
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
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
必受榮貴，故能盡其欲也，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
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蕩動也，覆說爲學，學生乎

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死生必由於學，德操
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我能定故能定，能應夫是
之謂成人。乃內自定而外應物，大見其明，地見其光，君
子貴其全也。其見顯也，明謂日月，光謂水火金玉之
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

修身篇第二

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脩然，整飭貌，言見善必見不
善，愀然必以自省也。愀然，憂懼貌，善在身，介然必以
自好也。介然，堅固貌，易曰：介如石焉，自好，自樂其善也。不善在身也。菑然必
以自惡也。菑，讀爲災，災，害在身，故非我而當者，

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也。致猶極也。下同。好善無狀。受諫而能誠。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爭者疏。脩正為笑。至忠為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至忠反。詩曰。嗚嗚。此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毛云。嗚嗚然患其君亂之階也。故甚可哀。喻詩急反此音。紫。○喻此些此些。元列與詩政合。宋本作滄。滄訛訛。注同。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脩身自名。則配

堯禹。扁讀為辨。韓詩外傳曰。君子有辨善之度。言君生壽則不及於彭祖。若以脩身自為名號。則壽配堯禹。不朽矣。言禮雖不能治氣養生。而長於脩身自名。以此辨之。則善可知也。彭祖。堯臣名鏗。封於彭城。經虞夏至商。壽七百歲也。○案。扁。外傳作辯。則扁當訓平。尚書平章。平秩。古作辯。解後。彭祖則得年亦永矣。然下善之度不當作辨。別解。後彭祖則得年亦永矣。然壽身之益。尚小。壽。玄。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世之益。更大大也。也。言所用脩身及時通處窮。禮誠是也。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案。韓詩外傳作空。於窮則處。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侵。提舒緩也。爾雅。提提。皆舒緩之義。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眾

而野。夷，倨也。論語曰：原壤夷俟。固陋也。庸凡庸眾，眾人野，郊野之人。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

笑語卒獲。此之謂也。詩小雅楚茨之篇。卒，盡也。獲，得也。

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先，謂首唱也。和，謂胡臥。

反下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諂，諂諂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諛，諛諛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諛，諛諛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

與僉義同，故為不善和人者也。是是非非，謂之知。辨能與僉義同，故為不善和人者也。

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讒。

許易言曰：誕，趣舍無定，謂之無常。不恆，謂之無常。

謂之至賊。元，刻作。非義，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

閑。閑，習也。能習其少見曰陋。難進曰促。促，與提提皆事，則不迫遽也。少見曰陋，難進曰促。促，與提提皆事，則不迫遽也。

易忘曰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耗，虛竭也。凡物多而易盡曰耗。

治氣養心之術。言以禮脩身，是亦治氣養心之術。不必如彭祖也。血氣剛強，

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漸，進也。或子廉反。詩曰：漸車帷裳。言智慮深，則近險詐，故一之以易良也。

道順。順，有順氣。戾，忿怒也。此性多不順，故以道順輔之也。齊給便利，則節之以

動止。爾雅云：齊疾也。齊，急便利也。皆捷速也。狹隘褊小，則

廓之以廣大。卑溼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卑，謂謙

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行而中止，皆謂之

嘉善。嘉善，謂之

所云方行天下言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
讓端慤誠信拘守而詳拘守謂守而勿失橫行天下
雖困四夷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術順墨而精
雜汗倨傲也固鄙固順墨當為慎墨慎謂齊宣王時
處士慎到也其術本黃老歸刑名先申韓其意
相似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著書四十一篇
宋人號墨子墨子著書三十五篇其術多務儉
當為情雜汗謂非禮義之言也○墨子書本七十
篇今在者尚有五十四篇此云三十五篇反少於今
所傳者疑三十五當是五十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
莫不賤勞苦之事則儉儒轉脫儉謂苟避於事儒亦
謂儒弱畏事皆懶惰
之義或曰儉當為輸揚子雲方言云儒輸愚也郭璞
注謂懷撰也又云轉脫者謂儉儒之人苟求免於事
脫今按文義改正饒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兌悅也
言接悅

於人以求饒樂之事辟違而不慤乖僻違背不能端
不曲謂直取之也程役而不錄程役勞役錄檢束也於功程及勞
役之事怠惰而不檢束言不能拘守而
詳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棄

行而供冀非漬淖也供恭也冀當為翼凡行自當恭
敬非謂漬於泥淖也人在泥淖
中則兢兢然或曰李巡注爾雅冀州曰冀近
也恭近謂不敢放誕也○供疑是張拱之義行而俯

項非擊戾也擊戾謂項曲戾不能仰者也擊戾猶言
了戾也與此正同此書宋本世德堂本皆作了戾
刻訛作了戾形尚相近至俗閒本竟改作乖戾謬之
甚矣了戾乃屈曲之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偶視對
意豈可云乖戾乎

然夫士欲獨脩其身不以得罪於比俗之人也

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將以窮無

窮。逐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行步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此言公孫龍惠施之曲說異理。不可為法也。堅白謂離堅白也。公孫堅白論曰。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二可乎。曰可。謂目視石。但見白。不知其堅。則謂之白石。手觸石。則知其堅。而不知其白。則謂之堅石。是堅白終不可合為一也。司馬彪曰。堅白謂堅石非石。白馬非馬也。同異謂使異者同。同者異。或曰。即莊子所謂大司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言同在地之閒。故謂之大同。物各有種類。所謂小同。故謂之小同。是與小同異也。此略舉同異。故曰。此之謂小同異。莊子又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言萬物摠謂之物。莫不皆同。是萬物畢同。若分而別之。則人耳目鼻口百體草木枝葉花實。無不皆

異。是物畢異也。此具舉同異。故曰。此之謂大同異。莊子又曰。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無厚謂厚之極。不可為厚。薄也。不可積。言其委積至多。不可使復積也。凡無厚不可積。因於有厚可積。故得其大千里。千里者。舉大也。然而君子不辯止之也。止而不為。倚魁之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倚奇也。奇。讀為奇偶之物體全而不具。謂之倚魁。大也。倚魁皆謂偏倂。怪之行。莊子曰。南方有倚人。曰黃繚也。案今方言作凡全物而體倚。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日。謂為學者傳此言。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同至也。故踟步而不休。跛鼈千里。累土而而不輟。丘山崇成。兩而字。宋本有。元刻無。此下俗臺。起於累土。四句。係後人妄羈入書內。又有所謂互注者。特少異其名耳。皆取它書語近似者。注其下。竝

非楊氏本文今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厭塞也音一槃削去之水竇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言不齊故不致能致道路也彼人之才性之相縣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它故焉或爲之或不爲之耳宋本作或不爲爾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多暇日謂急情出入謂道路所至也好法而行士也好法而能行則謂之士篤志而體君子也厚其志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齊謂無偏頗也淵

人無法則佞然佞無所適貌言不知所措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渠讀爲遽古字渠遽通渠渠不寬泰之貌志識也義謂但拘守文字而已深知統類溫溫有潤澤之貌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溫溫然類謂舉類君子所難故屢言之也禮者所以正身也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爲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謂若天性所安不以學也行不違禮言故非禮是無法也不違師則與聖人無異言師法之效如此也非師是無師也無師謂不爲師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

無為也。舍除也。除亂妄之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

身為正儀。而貴自安者也。效師之禮法。以為正儀。如

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詩大雅皇矣。之篇。引此。以

驗師法。暗合天道。如文王雖未知。已順天之法。則也。

端慤順弟。則可謂善少者矣。弟與加好學。遜敬焉。則

有鈞無上。可以為君子者矣。既好學。遜敬。又有鈞乎。之。心。而無上。人之意。則

可以為君子矣。或曰。儉儒憚事。無廉恥而嗜乎飲食。有鈞無上四字。衍耳。

則可謂惡少者矣。儉儒憚事。皆謂懦弱。加惕憚而不

順險賊而不弟焉。韓侍郎云。惕與蕩同。字作則可謂

不詳少者矣。雖陷刑戮可也。詳當為祥。案老老而

二字古通用。

壯者歸焉。老老。謂以老為老。而尊敬之也。孟子曰。伯夷太公二老者。天下之大老。是天下之父。

也。其父歸之。其子焉往。不窮窮。而通者積焉。窮者則

矣。○大老。宋本作達老。

之。不迫蹙。以苛政。謂惠恤鰥寡。窮置也。積。填委也。既

然。則通者歸亦多矣。覆巢毀卵。則鳳皇不至。竭澤涸

魚。則蛟龍不行。行乎冥冥。而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

行乎冥冥。謂行事不務求人。之知施乎無。人有此三

報。謂施不務報。如此。賢不肖同。慕而歸之。人亦祐之

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若不幸而有過。天亦祐之

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思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

理也勇。

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

勸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予。賜也。周禮八

其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仁愛之心厚故所思者
富貴而體恭殺執也。減權執之威故形安燕而血氣
不惰束理也。東與簡同言束擇其理所安而勞勸
而容貌不枯好交也。以和好交接於怒不過奪喜不
過予是法勝私也。賞罰得中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
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
私欲也。書洪範之辭也

荀子卷第一

荀子卷第二

不苟篇第三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察行如字名不貴苟傳

唯其當之為貴當謂合禮義也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

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申徒狄恨道不行發憤而負

時人韓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投於河莊子音義曰殷

之或不從○宋本正文負石上有故懷二字案文不當

有或負字本有作故懷二字者校然而君子不貴者

者注異同於旁因誤入正文耳非禮義之中也禮義之中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不必

遭時則大行不遇則龍蛇何必沈身○案注不山淵

荀子

卷二 不苟篇

嘉善謝氏

平。天地比。比謂齊等也。莊子曰：天與地卑，山與澤平。宙之高，則似天地皆卑。天地皆卑，則山與澤平矣。或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是天地長親，比相隨，無天高地下之殊也。在高山則天亦高，在深泉則天亦下。故曰：天地比。地，去天遠，近皆相似。是山澤平也。○張湛注：列子云：地之上皆天也。意亦與此同。齊秦襲襲，合也。齊在東，遠若以天地之意，亦與此同。曾入乎耳，出乎口。○明之意，無隔異，亦可合為一國也。皆應是山間人聲，而應之。故曰：人乎耳，出乎口。○或曰：山能吐納雲霧，是有口也。○注：宋本作是，以有口也。○鉤有須，未詳。自齊秦襲，鉤有須，皆淺學所未見。或曰：鉤有須，即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為鉤，須與尾皆毛類，是同也。莊子音義云：夫萬物無定形，形無定稱。在上為首，在下為尾。世人謂石行曲波為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卯有毛。卯不為雞，則生類於鵠也。毛氣成毛，羽氣

成羽，雖胎卵未生，而毛羽之性是已著矣。故曰：卵有毛也。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皆異端曲說。故曰：難持。惠施、梁相與莊夫劉向云：鄧析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為政，子產執而戮之。按左氏傳：鄭駟欲殺鄧析，而用其竹刑，而云子產戮之，恐誤也。○正文能之，俗本作能，猜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吟口，吟咏也。說苑作盜跖凶貪。○見說苑說叢篇。案韓詩外傳三，亦作吟口。與此同。故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俗間本作苟得，非案外傳亦唯其當之為貴。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此之謂也。○詩小雅魚麗之篇，言雖有物，亦須得其時，以喻當之為貴也。嘉善謝氏

君子易知而難狎坦蕩蕩故易知不比黨故難狎易懼而難脅小心而志

不可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為所非則心以爲非

交親而不比比親謂仁恩言辯而不辭辯足以明事蕩

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與俗人有異

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

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導同與不能則恭敬縛紕以

畏事人縛與縛同紕與黜小人能則倨傲僭違以驕

溢人滿溢不能則妬嫉怨誹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

人榮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

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分異也如字

君子寬而不侵侵與慢同廉而不剋廉稜也說文云

廉隅不至於刃傷也注刃傷疑是刃傷本或作兩傷者訛辯而不爭察而不激

但明察而寡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雖寡立而不能

暴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孤介也夫是之謂至

文言德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此之謂矣詩大雅抑之篇

溫溫寬柔貌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

之過非毀疵也疵病也或曰讀爲訾○正文美字元

無刻言己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

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懾怯也蒲葦所以爲剛彊猛

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信讀為伸。下同。以義變應。知當
曲直故也。以義隨變而應。其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
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
故也。詩。小雅。裳裳者華。以能應變。故左右
君子小人之反也。與小人相反。此言君子大
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天而道。謂合於天而
道。韓詩。外傳。四知則明通而類。類。謂知。愚則端慤而
作。即敬天而道。知則明通而類。類。謂知。愚則端慤而
法。愚。謂無機智也。見由則恭而止。由。用也。止。謂不放
言恭而見閉則敬而齊。齊。謂閉塞道不行也。敬而喜則
有禮也。見閉則敬而齊。齊。謂閉塞道不行也。敬而喜則
和而理。憂則靜而違。皆當其理。外傳。四作喜。即和

避時諱。下句舊本俱作靜而理。當通則文而明。有文
由誤。會注文耳。今從外傳改正。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
明窮則約而詳。明。隱約而詳。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
暴。小心則淫而傾。以邪諂事人也。宋本。淫。上有知
則攫盜而漸。利。漸。進也。謂貪。愚則毒賊而亂。而無畏忌
也。見由則兌而倨。兌。說也。言喜於見。閉則怨而險。怨
而險。喜則輕而黷。輕。謂輕佻。失據。黷。小飛也。言小人
反。或曰。與懷同。憂則挫而囁。通則驕而偏。偏。頗。窮則
說文云。懷。急也。憂則挫而囁。通則驕而偏。偏。頗。窮則
弃而僂。字。弃。自弃也。僂。當為濕。方言云。濕。憂也。傳曰。君
子。兩進。小人。兩廢。此之謂也。
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謂邪。曰。禮義之謂治。非禮義

之謂亂也。故君子者治禮義者也。非治非禮義者也。然則國亂將弗治與？曰：國亂而治之者，非案亂而治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案據也。據舊亂而治之。荀子安案多為語助。與此不人汗而脩之者，人有汗穢之行，將脩為善。非案汗而脩之之謂也。去汗而易之以脩，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汗而非脩汗也。治之為名，猶曰：君子為治而不為亂為脩而不為汗也。治之名號如此。

君子絜其辭而同焉者，合矣。絜修整也。謂不煩雜。○案韓詩外傳一亦有此。文彼辭，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出其言善，千故馬鳴而馬應之。牛鳴而牛應之。六字非知也。其執然也。音知。

智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言潔其身。

者懼外物之汙也。猶賢者必不受不善人之汙者也。其誰能以己之漘漘受人之域域者哉？日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惛惛者乎。漘，子謂反。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無妄詐則致誠則無它事矣。致也。極其誠則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致其誠，誠心

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守於仁，愛則必形見於外，則下尊之。

如神，能化育之。誠心行義，則理明。理明則能變矣。義行則事有條理，明而易人變化代興，謂之天德。既不敢欺，故能變改其惡也。變化則德同於天，馴致於善，謂之化。改其舊質，謂之變。言始於化，終於變也。猶天道陰陽運行則為化，春

生冬落則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
為變也。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期謂知夫此有常以至其誠
者也。至極也。天地四時所以有君子至德。嘿然而喻。
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君子有至德所以嘿然。夫此順
命以慎其獨者也。人所以順命如此者。由慎其獨所
不欺。故人所不聞。至誠也。慎其獨。謂戒慎乎其所不睹。
誠則不能不獨。則不形。亦不能慎其獨。故其德不形。則
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雖從必疑。
若如也。無至誠。故雖出令。民猶如大地為大矣。不誠
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

子為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為尊矣。不誠則卑。卑謂不
所。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
其類至。所居所止也。唯其所止至誠。則以類自至。謂
子誠則親。君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操。操而得之
則輕。持至誠也。而得之則易。輕則獨行。難。則慎獨之
事自獨行。而不舍則濟矣。至誠在。濟而材盡。長遷而
不反其初。則化矣。既濟則材性自盡。長遷不
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
見者遠。是何邪。則操術然也。謂以近知遠。以今知古
文則字從元。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人情
刻。宋本作是。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人情

遠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後王當今之王。

言後王之道與百王不殊。行堯舜則是亦堯舜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

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端。玄端。朝服也。端拜。猶言端拱。言君子審後王所宜施行。

之道。而以百王之前比之。若服玄端。拜揖而議。言其從容不勞也。時人多言後世。澆醜難以為治。故荀卿

之。明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反分。如字。下扶問。揔天

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

約。少也。得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矩。正方之器也。故君子

不下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舉。皆也。正文

堂字上。宋本有室字。今從元刻刪。

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慤士者。有小人者。

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

則可謂通士矣。物有至則能應之。事有疑則不下比。

以聞。上不上下下。以疾下。聞。上掩上之明。疾。與嫉同。分爭於中。不

以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謂於事之中。有分爭者。不以私害之。則可

謂公也。正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違悖也。身

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受祿長短不飾。以情自

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不矜其長。不掩其短。但庸言

必信之。庸行必慎之。庸。常也。謂言常慎。畏法流俗。而不敢

以其所獨甚。獨善而甚過。人謂不敢獨為君子也。

若是則可謂慤士矣。端慤。言無常信。行無常貞。唯利

不苟篇。嘉善謝氏。

所在無所不傾。傾利之所在皆若是則可謂小人矣。
公生明。偏生闇。端慝生通。詐僞生塞。多窮誠信生神
誠信至則通於神明夸誕生惑。矜夸妄誕則此六生
中庸曰至誠如神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賢愚也
欲惡取舍之權。舉下也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
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
權之。孰計之。權所以平輕重者。然後定其欲惡取舍
孰甚也。猶成孰也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偏謂見
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
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是偏傷之患

也。

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賢人欲惡之。不必異於眾人

欲者。吾亦欲之。九字注賢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富貴

不論是非。夫貧賤者。則求柔之。見貧賤者。皆

皆傲之也。是姦人將以盜名於暗世者也。險莫大焉。

姦人盜富貴貧賤之名。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

於昏闇之世。暗與暗同。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

鮒不如盜也。田仲齊人。處於陵。不食兄祿。辭富貴。為

子魚賣直也。田

與陳古多通用。

榮辱篇第四

橋泄者。人之殃也。泄與蝶同。嫚也。殃。或恭儉者。偃五

為殃。○橋。元刻作橋。恭儉者。偃五

兵也。倂當爲屏却也。說文有倂字。倂。塞也。與此義不同。倂。防正反。○五兵。元刻與俗間本俱作五六。今從宋本。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言入深。故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薄薄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凡在言也。薄。廣大之貌。危足。側足也。凡皆也。所以廣大之地。側足無所容者。皆由以言害身也。○正文危足無所履者。下宋本有也字。今巨涂。則讓小涂。則殆。雖欲不謹。据元刻去之。與注合。凡行前遠而後近。故近者亦後之。若云不使義。謂行於道涂。大道並行。則讓之。小道可單行。則後之。若能用意如此。雖欲爲不謹。敬若有物制而不使之者。儒行曰。道涂不爭險易之利。快使而亾者。怒也。肆其快意而亾。察察而殘者。伎也。至明察而見傷殘者。博而窮者。訾也。言詞辯博而見由於有伎害之心也。

毀訾。清之而愈濁者。口也。欲求其清。而愈濁者。任口也。黎其身。則自清也。但能口說。斯愈濁也。愈。讀爲愈。參之而愈瘠者。交也。接非其道。則必有患難。雖食芻豢。而更瘠也。辯而不說者。故上篇云。勞勩而容貌不枯。好交也。辯而不說者。爭也。稱說或不爲人所悅。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曲勝。謂好廉而不見貴者。劇也。劇。傷也。刻已太過。不勝人也。勇而不見憚者。貪也。貪利則委曲求人。信而不見敬者。好剽行也。剽。與專同。專行謂不度。是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爲也。

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爲之。是忘其身也。室家

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爲之是忘其親也蓋當時禁
也以爲民傷鬪則以親戚徇一言而不顧之也君上
之所惡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爲之是忘其君也
憂忘其身遭憂患刑戮而不能保其身是憂忘其身
也或曰當爲下忘其身誤爲夏又夏轉誤
字耳憂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
從宋本聖王之所不畜也乳彘觸虎乳狗不遠遊不
忘其親也人也人也各本作憂忘其身內忘其親
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猶彘之不若也凡鬪者必
自以爲是而以人爲非也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
已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

忘其身內以忘其親上以忘其君豈不過甚矣哉是
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鏑牛矢也時人舊有此語除
狐父地名史記伍被曰吳王兵敗於狐父徐廣曰梁
陽之間也蓋其地出名戈其說未聞管子曰蚩尤爲
故良劍謂之屬鏑亦取其利也或讀斷爲初將以
爲智邪則愚莫大焉將以爲利邪則害莫大焉將以
爲榮邪則辱莫大焉將以爲安邪則危莫大焉人之
有鬪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邪則不可聖王又誅
之屬託也我欲屬之鳥鼠禽獸邪則不可其形體又
人而好惡多同視其形體則又人也其好惡人之有
鬪何哉我甚醜之其禍如此
何爲鬪也

有狗彘之勇者。有買盜之勇者。狗彘勇於求食買盜勇於求財買音古

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小人勇於義言人有此數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眾彊

忤忤然唯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也。忤讀為避忤忤愛欲之貌

方言云牟愛也為事利為事及利也爭貨財無辭讓

宋魯之間曰牟為事利為事及利也爭貨財無辭讓

果敢而振猛貪而戾忤忤然唯利之見是買盜之勇

也。振動也戾乖背也春秋公羊傳曰葵丘之輕死而

會桓公振而矜之何休云亢陽之貌也暴是

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

勇也。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撓曲以苟生也儒行曰愛其死以有待也

鯀鮪者浮陽之魚也。鯀鮪魚名浮陽謂此魚好浮於水上就陽也今字書無鮪字蓋鯀鮪一名鯀鮪字蓋

當為鮪說文云即鯀鮪鮪鮪字蓋鯀鮪一名鯀鮪字蓋

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鯀鮪魚出遊是亦浮陽之義

或曰浮陽勃海縣名也鯀鮪音稠鮪布未反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鯀鮪與

揚子雲方言云祛去也齊趙之總語去於沙謂失水

去在沙上也莊子有祛篇亦取去之義也案方

作祛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人亦猶自知者不怨

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徒怨憤於人不自修怨

天者無志。有志之士但自修身遇與失之已反之人

豈不迂乎哉。迂失也反責人也

榮辱之大分。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二段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

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

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受制於人是榮辱之大分也

其中雖未必皆然然材慤者常安利蕩悍者常危害

然其大分如此矣謂材性原慤也蕩悍已解於脩身篇

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樂易所謂愷悌者也詩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是安

危利害之常體也亦大率如此

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言天生眾民其君臣上下職業皆有取之道非其道

所以敗之也○案注取之道當重一之字之也之字衍志意致脩德行致厚智

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致極也言如此是乃天子之所以取

天下之政令法舉措時聽斷公舉措時謂與力役不

道也○政令法舉措時聽斷公舉措時謂與力役不

何作政法令注首云當作政令法或上則能順天子

曰政當為正多十一字今從宋本

之命下則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國家也志行

脩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其職是士大夫之

所以取田邑也循法則度量形倬圖籍度尺丈量斗斛則法之畫

左氏傳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倬圖謂模寫土地

之形籍謂書其戶口之數也○正文循元刻作脩各

本同今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若制父

子相傳以持王公言王公賴之以為治者也是故三

代雖亾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孝

弟原慤勸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

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與

言爲倚事倚已解上倚事怪異之事陶誕突盜陶當爲構机之構
不順也或曰陶當惕悍僑暴惕與以儉生反側於亂
爲逃隱匿其情也惕同世之間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其慮之不深
其擇之不謹其定取舍其所以危也小人所以危也以危也
惡也謂不堅固也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榮
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以同也若其所以求
之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爲誕而欲人之信已也
疾爲詐而欲人之親已也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已
也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慮之難知
其姦詐行之難安言易顛覆也持之難立謂難扶持之也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

遇其所惡焉雖使姦詐得成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
人之信已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已也脩正治辨矣
而亦欲人之善已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
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是故窮
則不隱通則大明不能隱謂人身死而名彌白明彰小
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曰知慮材性固有以賢人矣
願猶慕也賢人夫不知其與已無以異也則君子注
謂賢過於人也夫不知其與已無以異也則君子注
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注錯謂所注意錯履
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以爲君子之所
爲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雅正也正
嘉善謝氏

者謂之雅詩曰弁彼鸛斯是雅鳥也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

錯習俗之節異也習俗謂所習風俗節限制之也仁

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注制下之字宋本有元刻無仁

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冒物謂之漫漫亦汗也水

人無擇曰舜以其辱行汗漫我漫莫半反莊子又曰

澶漫為樂崔云淫衍也李云縱逸也道語謂非常之事

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取以自比也元

刻故下有日字宋本無

凡人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

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

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清濁口辨酸

鹹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膚理

之文理養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

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為堯禹可以為桀跖可以

為工匠可以為農賈在執注錯習俗之所積耳在所

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

所同也為堯禹則常安榮為桀跖則常危辱為堯禹

則常愉佚為工匠農賈則常煩勞然而人力為此而

寡為彼何也曰陋也言人不為彼堯禹而為此堯禹

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脩脩之為待盡

而後備者也變故患難事故也言堯禹起於憂患成

於脩飾由於待盡物理然後乃能備之

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窮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也智生於憂患而安樂為于偽反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唯利之見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執以臨之則無由得開內焉而開小人之善道也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恥隅積言口腹無所知隅謂其分也積隅亦咍咍而噍鄉鄉而飽已矣咍咍才笑貌如鹽反噍習飲食貌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人不學則許亮反今使人生而未嘗睹芻豢稻粱也惟菽藿糟糠之為睹則以至足為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芻豢稻

梁而至者則驕然視之曰此何怪也粲然精繫貌牛豢豢圈也以穀食於圈中驕然驚視貌與獠同禮記曰故鳥不獠許聿反賊或宋本作與賊同禮記曰故鳥不獠許聿反賊或為我與元刻微異彼臭之而無嫌於鼻臭許又反厭也苦廉反或下忝反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棄此而取彼矣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安固邪持養也藩飾藩以夫桀跖之道是其為相縣也幾直大芻豢稻粱之縣糟糠爾哉言以先王之道與桀跖相縣豈止糟糠比芻豢哉幾讀為豈下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公其有此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仁者

好告示人告之示之靡之儼之鈐之重之藏版
緣反靡之儼之猶言緩之急之也則夫塞者俄且通
也陋者俄且閒也愚者俄且知也
也詩曰瑟兮僩兮鄭云僩寬大也下板反○注闕字
疑闕當為爛雅之義賈誼書傳職篇云明闕雅以道
反闕為野此以闕與陋相對義亦合是若不行則湯
武在上曷益桀紂在上曷損
武何益於天下桀紂何
賤桀紂以行與不行耳
湯武存則天下從而治桀紂
存則天下從而亂如是者豈非人之情固可與如此
可與如彼也哉

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
夫餘財蓄積之富也皆人之所貴也然而窮年累世不知不
足是人之情也不知不足當為不知足剩今人之生
也方知蓄雞狗猪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
餘刀布有困窮刀布皆錢也刀取其利布取其廣
案窮匹貌反○正文然而衣不敢有絲帛約者有筐
篋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輿馬約儉嗇也筐篋藏布帛
也是何也非不欲也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
故也於是又節用御欲御制也或作收斂蓄藏以繼
之也是於已長慮顧後幾不甚善矣哉
幾亦讀今夫

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偷者苟且也。糧食大侈不顧其後。俄則屈安窮矣。猶言屈然窮矣。安已解上也。
○正文大宋本作太無大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操讀為太四字注今從元刻
瓢囊為溝壑中瘠者也。乞食羸瘦於溝壑者言不況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乎。不能知況能知其遠大者彼固天下之大慮也將為天下生民之屬長慮顧後而保萬世也。其不長矣其溫厚矣其功盛姚遠矣。
人其為溫足也亦厚矣姚與遙同言功業之盛甚非孰脩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孰甚也甚長遠也。
故曰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幾者不可

與及聖人之言。綆索也幾近也。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
既知一則有之而可久也。不可中廢廣之而可通也。
知禮樂廣博慮之而可安也。
思慮禮樂反鈇察之而愈可好也。鈇與循也。既知禮樂之後却循察以治情則利。利益也。禮之愈可好而不厭。愈音愈。
十義捨禮何人七情脩以為名則榮以羣則和以獨則足。
知詩書禮樂羣居則樂意者其是邪。樂意莫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執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案為之制禮義以分之。
別上禮義分也。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荀子

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載行也然
 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慤實也謂實其祿使是夫
 羣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
 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盡謂精於事察謂明其盈
 為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
 夫是之謂至平各當其分雖貴賤不故或祿天下而
 不自以為多謂為天子以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
 不自以為寡監門主門也御讀為迺迺旅逆旅也抱
 其分故雖賤而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
 之謂人倫舊有此語引以喻貴賤雖不同不以齊

若漢書之一切者枉而順雖枉曲不直然而歸於順
 也不同而一謂殊塗同歸也夫如此是人之倫理也
 詩曰受小其大其為下國駿蒙此之謂也詩殷頌長
 執也駿大也蒙讀為厯厚也今詩作駿厯言湯
 執小玉大玉大厚於下國言下皆賴其德也

荀子卷第二

出羽伊藤馨校字

荀子

卷二

榮辱篇

六

嘉善謝氏

